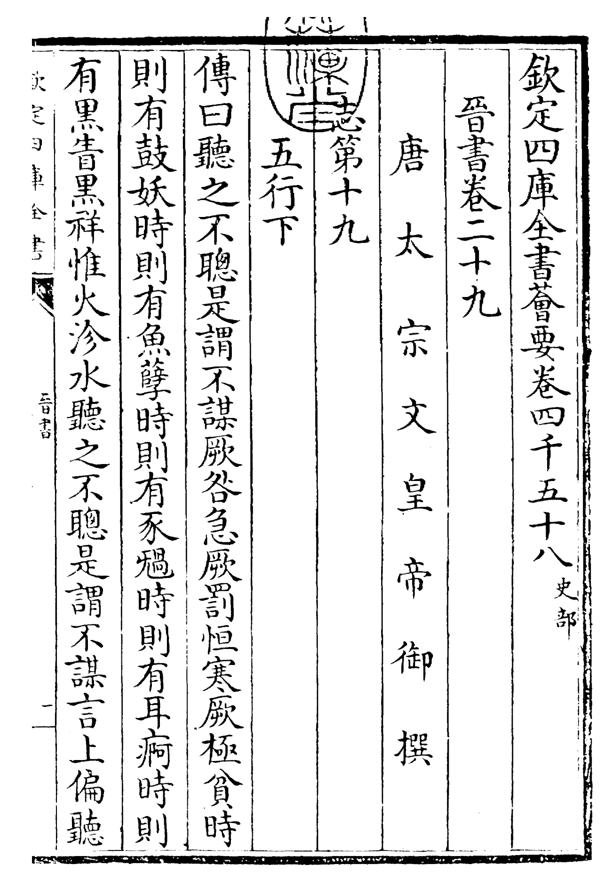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二十九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九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黒眚黒祥惟火沴水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言上偏聽

不聰下情隔塞則謀慮利害失在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常寒也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慄而塞耳則妄聞之氣發於音聲故有鼓妖寒氣動故有魚孽而黿能爲孽黿能陸處非極陰也魚去水而死極陰之孽也於易坎爲水爲豕豕大耳而不聰察聽氣毀故有豕禍也一曰寒歲豕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耳者故有耳痾水色黑故有黑眚黑祥凡聽傷者病水

氣水氣氣病則火沴之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富劉歆聽傳曰有介蟲之孽也庶徵之恒寒劉歆以爲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恒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玆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爲雹害正不誅玆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玆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而出戰不量敵玆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聞善不予厥咎聾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按劉向說雹者陰脅陽也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時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壹之政故也

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

事

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正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武帝太始六年冬大雪七年十二月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不聰之罰也

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咸寧三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山四郡霜害三豆是月河間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景辰又雨雹隕霜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二十餘間癸亥安定雨雹七月景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南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内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是月庚午畿内縣二及東平范陽雨雹癸酉畿内縣五又雨雹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二年二月辛酉隕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雹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五月景戌城陽章武琅邪傷麥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

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六月郡國十七雨雹

七月上黨雨雹

三年十二月大雪

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甲辰中山雨雹

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六年二月東海隕霜傷桑麥三月戊辰齊郡臨淄長廣

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閒

易城等六縣高陽北陽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六月

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蕩陰雨雹

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湖城華陰又雨雹深三

尺是年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

也

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二月丹陽建鄴雨雹是月丹陽建鄴大雪

六年三月東海隕雪殺桑麥

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也

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及冬遂廢愍懷

永寧元年七月襄城河南雨雹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又風雹折木傷稼

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爲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三年三月海鹽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兾并三州大雨

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兾并三州大雪

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鷰雀死

三年三月丁丑雨雪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

尋有蘇峻之亂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九年八月成都大雪是歲李雄死

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劉

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五年六月臨漳暴風震雹雨雹大如升
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張祚枹罕護軍張瓘帥宋
混等攻滅祚更立張曜靈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
臣爲亂此其亂之應也
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霜十二月戊午雷已未雪是時帝
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陰盛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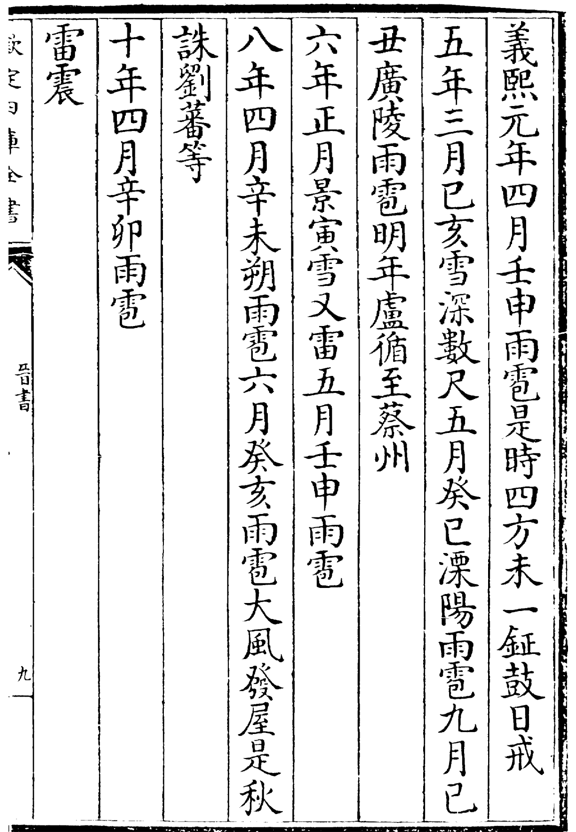
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海西太和三年四月雨雹折木
孝武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是時帝幼
政在將相陰之盛也
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
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
兆庶尤之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沖冢宰

專政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乙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稱兵内侮終皆誅之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簒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景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尺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

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正月景寅雪又雷五月壬申雨雹

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

誅劉藩等

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城西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時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鳥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吴孫權赤烏八年夏震宫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電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電

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
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陷害鼎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
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震
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電
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巳巳夜赤
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按劉向說雷以

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聰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也赤氣赤祥也

元帝太興元年十一月乙卯暴雨雷電

永昌二年七月庚子朔雷震太極殿柱十二月會稽吴郡雷震電

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

九月二日壬午立冬會稽雷電

四年十一月吳郡會稽大震電

穆帝永和七年十月壬午雷雨震電

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方

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內侍二人

十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十四年七月甲寅雷震燒宣陽門西柱
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雷雨
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焉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方疾風發癸丑雷六月景寅雷震太廟破東鴟尾徹柱又震太子西池合堂是時帝不親蒸嘗故天震之明簡宗廟也西池是明帝爲

太子時所造次故號太子池及安帝多病患無嗣故天震之明無後也

六年正月景寅雷又雪十二月壬辰大雷

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鼓妖

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愍懷太子幽于許宮明年賈后遣黄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是其應也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破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也

石季龍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聲聞四十里季龍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脚尋而季龍死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爲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

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許下有盤石爲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

將其殆有弃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爲
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
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
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
后矢交舘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
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
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春秋螽劉歆從介蟲之孽與魚同占

魏文帝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人飢按蔡邕説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順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衆襲之權遂背叛也

武帝泰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惠帝永寧元年郡國六蝗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

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爲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劉曜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衆禦之卒爲劉曜所破西京遂潰

五年帝在平陽司冀青雍螽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

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也
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是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郡百姓多餓死是年王敦并領荆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
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兖州蝗是時慕容氏逼河南征戍不已故有斯孽
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禾稼是年春發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配護軍及東宮

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故有斯孽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大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而反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衆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龔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識者云豕北方畜胡狄象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戒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寤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爲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有其九

元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此聽不聰之罰又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唐人家豭豕產兩子而皆人面

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今此豭豕而產異之甚者也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豚一頭二脊八足十三年京都人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沉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帝尋淪

陷王室丘墟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已巳朔黒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此近黒祥也其四年帝降劉曜

元帝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黒氣蔽天日月無光十一月帝崩

火沴水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按劉向說近火沴水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君淫於色

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

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之人也

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唐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

言開除以爲已瑞俄而桓玄敗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

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

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黄眚黄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思心不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寛也孔子曰

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言上不寛大包容臣下則不

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

故其咎霿也雨旱寒燠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

恒風也恒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人曰凶禽獸曰

短草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在

人腹中肥而包裹心者脂也心區霿則冥晦故有脂夜

之妖一曰有脂物而夜爲妖若脂夜汙人衣淫之象也一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温而風則生螟螣有裸蟲之蘖劉向以爲於易巽爲風爲木卦在三月四月繼陽而治主木之華實風氣盛至秋冬木復華故有華蘖一曰地氣盛則秋冬復華一曰華者色也土爲内事謂女蘖也於易坤爲土爲牛牛大心而不能思慮心氣毀故有牛禍一曰牛多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心腹者故有心腹之痾土色黄故有黄

眚黃祥凡思心傷者病土氣土氣病則金木水火沴之故曰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曰考終命劉歆思心傳曰時有嬴蟲之孽謂螟螣之屬也

庶徵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太極東閤

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樹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睿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誅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兹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兹謂眊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兹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歛不理兹謂禍厥風絶經紀

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利玆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玆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玆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政作淫玆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諸侯不朝玆謂畔厥風無恒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千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容之罰也明年權薨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景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武帝泰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

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年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樹後二年宫車宴駕

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木

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七月下邳大

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九年六月飇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愍懷太子廢幽于許昌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巳卯喪柩發許昌還洛是日又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飇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戊午

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沙石六日止明年正月趙王
倫簒位
永寧元年八月郡國三大風
永興元年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建始元年正月癸酉趙王倫祠太廟災風暴起
塵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景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八月暴
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

方來者是時王敦專權害尚書令刀協僕射周顗等故風縱横若非一處也此臣易上政諸侯不朝之罰也十一月宫車晏駕

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自立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後

桓玄篡位乃降后爲零陵縣君不睿之罰也

五年正月戊午朔疾風

海西公太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是年被廢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大風火大起是時桓温入

朝志在陵上帝又幼少人懷憂恐斯不睿之徵也

三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

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

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三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遂有淝水之敗身戮國亡

四年八月乙未暴風揚沙石

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十二月己未大風晝晦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

桓玄簒位由此門入

三年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蓋經三月

而玄敗歸江陵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

峥嶸洲身以屠裂十二月丁酉大風江陵多死者

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州

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

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没甲戌又風發屋

折木是冬王師南討

九年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刹柱折壞

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

淮北大風壞廬舍明年西討司馬休之應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景帝討毋丘儉大風

晦暝行者皆頓伏逌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隂爲陽

臣制君也

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瞑晦公室甲矣魏見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此夜妖也後年劉曜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帝蒙塵于平陽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内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

蠃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臣安祿位玆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玆謂煩蟲食葉不絀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玆謂不時蟲食莖蔽惡生孽蟲食心

武帝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是月郡國有青蟲食其禾稼

四年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螟

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爲鼠甚衆復大食稻爲

災

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九月蟲又傷秋稼是時帝聽

讒諛寵任賈充楊駿故有蟲蝗之災不絀無德之罰

惠帝元康三年九月帶方等六縣螟食禾葉盡

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執政貪苛

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太原新興北海青蟲食

禾葉甚者十傷五六十二月郡國六螟

牛禍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爲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瞀亂之應也按師曠曰怨讟動於人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京房易傳曰殺無罪牛生妖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

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

元帝建武元年七月晉陵陳門才牛生犢一體兩頭按京房易傳言牛生子二首一身天下將分之象也是時愍帝蒙塵於平陽尋爲逆胡所殺元帝即位江東天下分爲二是其應也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别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霿昏亂故天不饗其祀今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上意以得親幸導見疎外此區霿不睿之

禍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

作亂

七年九德人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

桓玄之國在荆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

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

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

經日無所見於後玄敗被誅

黄青黄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東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黄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爲陸遜所破近黄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皁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

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爲比周故鼠作變也

惠帝元康四年十二月大霧帝時昏眊政非已出故有區霿之妖

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氛蔽天

永昌元年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貫天日無光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二月又黃霧四塞

是時王敦擅權謀逆愈甚

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黄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兹謂不知厥異黄厥咎聾厥災不嗣黄者有黄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絶道災至絶世也

孝武太元八年二月癸未黄霧四塞是時道子專政親近佞人朝綱方替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景申朔黄霧昏濁不雨是時桓玄謀逆之應

義熙五年十一月大霧

十年十一月又大霧是時帝室衰微臣下權盛兵及土地略非君有此其應也

地震

劉向曰地震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曰天地之氣不過其序若過其序人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升於是有地震

吳孫權黄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為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跡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其震於水則波於木則揺於屋則瓦落大經在辟而易臣茲謂陰動厥震揺政官大經揺政茲謂不陰厥震揺山出涌水嗣子無德專禄茲謂不順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劉向並云臣下強盛將動而為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

搖屋瓦

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吴將朱然圍江夏荆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文懿叛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吴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再震是時呂壹專事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地連

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宫太后與帝相泣而别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吴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尋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時宦人黄皓專權按司馬彪説閹官無陽施猶婦人也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武帝泰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皓遣大衆入渦口

七年六月景申地震

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正月朔壬辰京師地震
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九月丹陽地
震
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
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

九月臨賀地震十二月又震

十年十二月巳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正月地又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竊朝權至于末年所任轉弊故頻年地震過其序也終喪天下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此夏賈后使楚王瑋殺汝南王亮及太保衞瓘此陰道盛陽道微故也

四年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

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為地陰也法當安静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兹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正月景辰地震

太安元年十二月地震時齊王冏專政之應

二年十二月景辰地震是時長沙王乂專政之應也

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襄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四年四月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沔是其應也

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是時主幼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之應也

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湧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湧水出山崩干寶以爲王敦陵上之應也

二年五月己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又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已未豫州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二年十二月地震

三年正月景辰地震九月地又震

四年十月已未地震

五年正月庚寅地震是時石季龍僭即皇帝位亦過其序也

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升平二年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

面而已

興寧元年四月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

二年三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温專政

海西公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是海西將廢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是年帝崩

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

二年二月丁巳地震七月甲午涼州地又震山崩是時

嗣主幼沖權在將相陰盛之應

太元二年閏三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人勞之應也

十五年二月己酉朔夜地震八月京都地震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震九月癸丑地震是時幼

主沖眛政在臣下

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

荆益

十年三月戊寅地震

山崩地陷裂

吴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百姓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吴雖稱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劉歆以爲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又二十六年而吴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及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惠皇懊弱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太康五年景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涌水出

七年二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地坼人家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飢上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

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皆賈后亂朝之應也

太安元年四月西墉崩

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二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以陵上受禍

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四月湘東酃黑石山崩

元帝太興元年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地震山崩

二年五月祁山地震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黄數千斤時王敦陵傲帝優容之示含養禍萌也

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

爲郭默所殺

穆帝永和七年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年十一月遣散騎常侍車灌修峻平陵開埏道崩

壓殺數十人

升平五年二月南掖門馬足陷地得鍾一有文四字

哀帝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浩亹山崩張天錫亡徵也

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

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湧水出毁門扇及限此水

沴土也
十一年五月霍山崩出銅鍾六枚
十三年七月漢中城固縣水涯有聲若雷既而岸崩出
銅鍾十有二枚
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
謐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焉
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國地燃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隂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皇君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恒隂一曰上失中則下彊盛而蔽君明也易曰亢龍有悔貴而亡位高而亡民賢人在下位而亡輔如此則君有南面

之尊而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盛陽動進輕疾禮春
而大射以順陽氣上微弱則下奮驚動故有射妖易曰
雲從龍又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陰陽氣動故有龍蛇
之孽於易乾為君為馬任用而強力君氣毀故有馬禍
一曰馬多死及為怪亦是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天之
所去不有明王之誅則有簒殺之禍故有下人伐上之
痾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
星辰逆行者為若下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

賀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爲文尊尊之意也劉歆皇極傳曰有下體生於上之痾說以爲下人伐上天誅已成不得復爲痾云

恒陰

吴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沉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宫廢亮爲會稽王此恒陰之罰也

吴孫晧寳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

孫皓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先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皓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猨緣山手射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猨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恭帝為琅邪王好奇戲甞閑一馬於門内令人射之欲觀幾箭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今射之不祥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葢射妖也俄而禪位於宋焉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為妖孽況困于井非嘉祥矣魏以改年非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青龍黄龍見者皆其主廢興

之應也魏土運青木色而不勝于金黄得位青失位之象也青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内相尅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按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即此旨也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黄龍見于鄴井中

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二年二月青龍見温縣井中
三年黄龍青龍俱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黄龍見華容縣井中
三年二月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晧天册中龍乳於長沙人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
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晧降晉
武帝咸寧二年六月景午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寮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為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為瑞今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為其後趙王幽死之象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屋宇邃密非龍所處是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

果有二胡僭竊神器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

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産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遥見神光少得就視此亦皇之不建於是帝竟淪没

呂纂末龍出東廂井中到其殿前蟠卧比旦失之俄又有黒龍升其宫門纂咸以爲美瑞或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今而屢見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後纂果爲呂超所

殺

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代宮人猥多晉又過之燕遊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昔漢景王有定傾之功而不厲節忠慎以至失職奪功之辱今齊王冏不寤雖建興復之功而驕陵取禍此其徵也

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馬𤘃

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説曰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兹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吕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及惠帝踐阼昏愚失道又親征伐成都是其應也

惠帝元康八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

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
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
之人也
九年十一月戊寅忽有牡騮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
而死天戒若曰愍懷寃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其天意
乎
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

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是時帝室衰微不絶如線胡狄交侵兵戈日逼尋而帝亦淪陷故此妖見也

元帝太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演馬生駒兩頭自項前别生而死司馬彪説曰此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其後王敦陵上

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已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猧又赤祥也是年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

河相張祚廐馬數十匹同時悉無後尾也

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桓

玄按劉向説曰馬不當生角猶玄不當舉兵向上也玄

不寤以至夷滅

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

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

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人痾

魏文帝黄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爲鼈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
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
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
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歳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爲
陽下人爲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
以爲王莽曹操之徵
孫休永安四年安呉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干寶

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輸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黄氏母同事吴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黄巾黄單衣柱杖呼王始語曰

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武帝泰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簒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顔畿病死棺歛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元海石勒僭逆遂亡晉室下爲上之應也顔含傳作十有三年不起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爲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兹謂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元海石勒蕩覆天下之妖也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爲其惡之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

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罔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罔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爲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彊不得已

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祕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

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吴郡吴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尾黄色大如枕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内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没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産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據上流將欲爲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項上面處如項有口齒都連爲一胸如

鱉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

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

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

以爲妖妝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

口列爲聖人使求見天子門侯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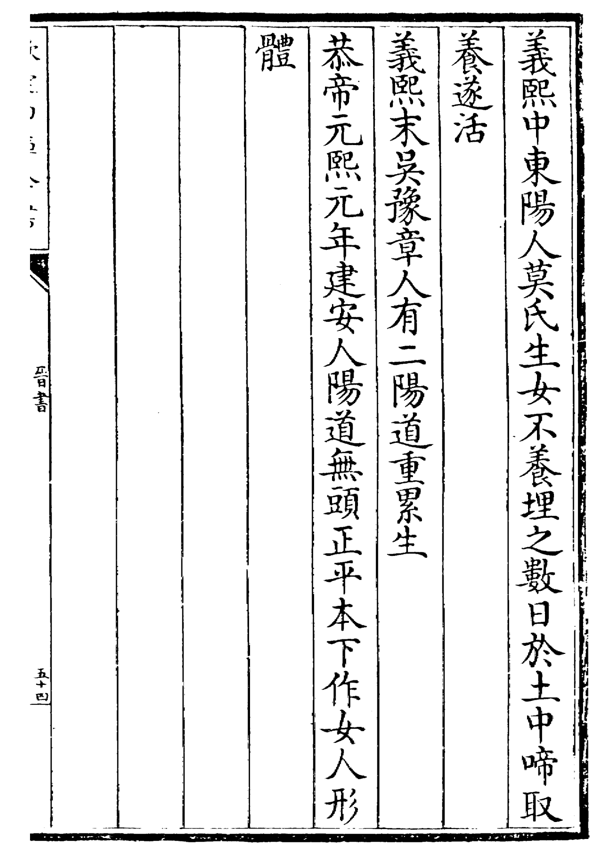
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

可爲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衞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諠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爲丈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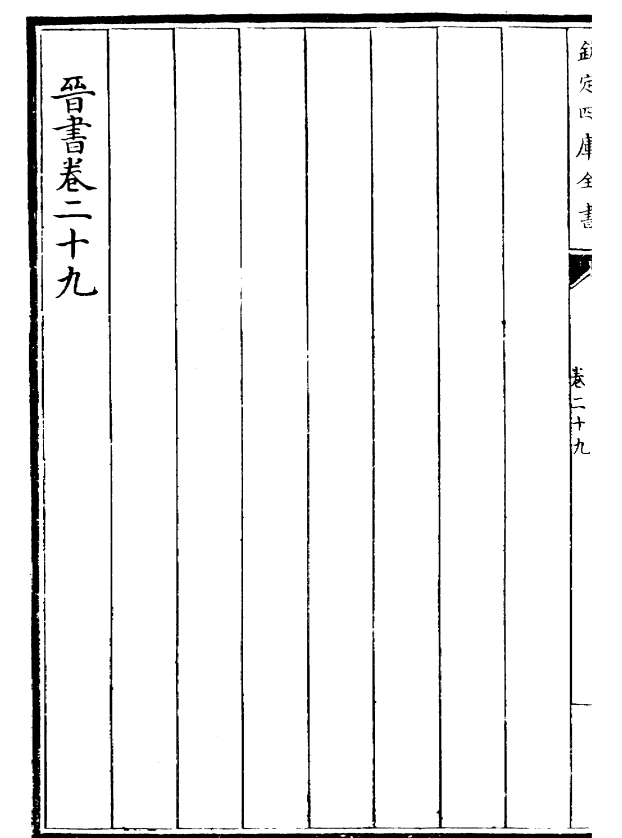
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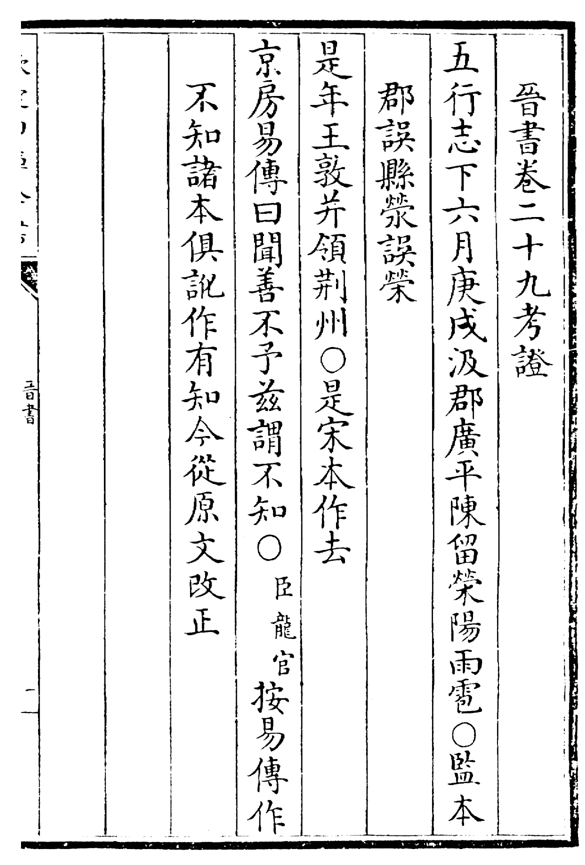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吳豫章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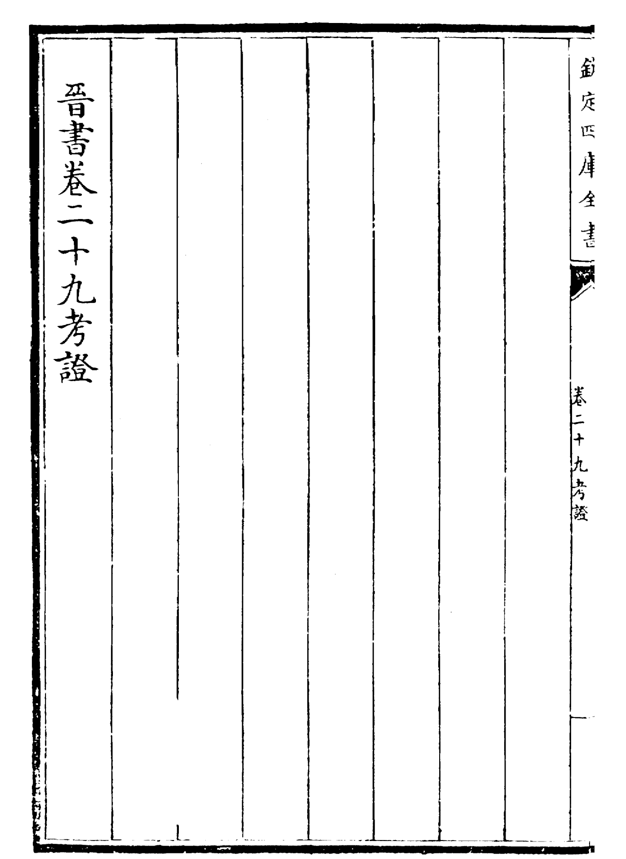

晉書卷二十九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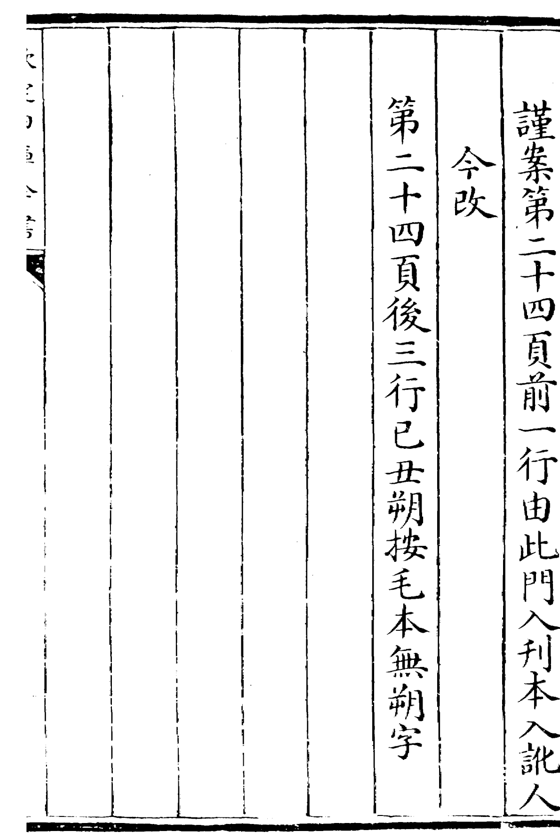
五行志下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監本郡誤縣滎誤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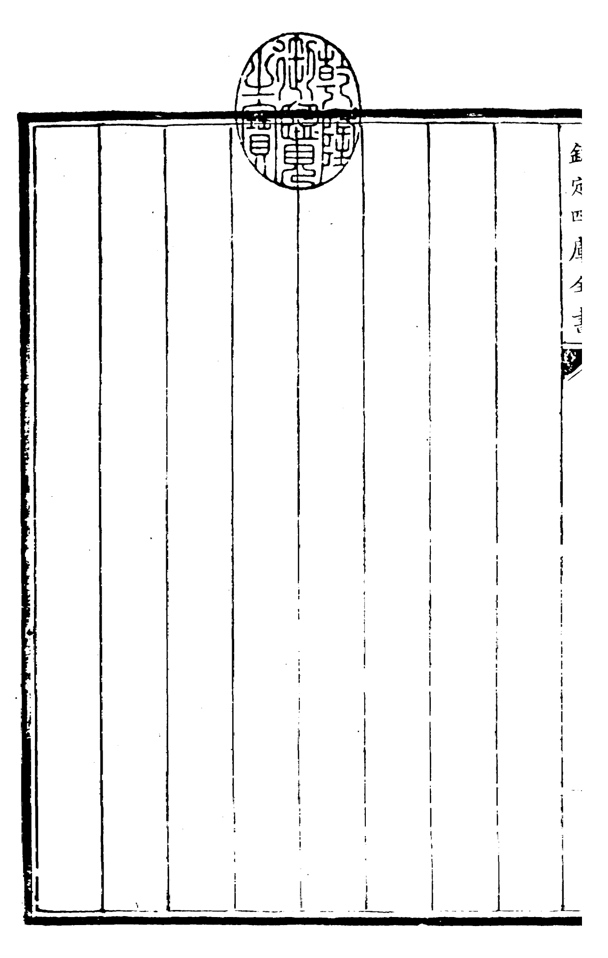
是年王敦并領荊州○是宋本作去

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臣龍官按易傳作不知諸本俱訛作有知今從原文改正



晉書卷二十九考證


謹案第二十四頁前一行由此門入刊本入訛人
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三行已丑朔按毛本無朔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潘承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晉書卷三十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擒藻

晉書卷三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志第二十

刑法

傳曰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歳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播其喜怒禀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合

室後刑衢樽先恵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闕攸斁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

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威定霸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蔑彛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痡四海銜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以三章之法以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以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

於蜀路覆醢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弃刊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寛其網桓靈之季不其然歟魏明帝時宫室盛興而期會迫急有稽限者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將為倉卒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其死也不汙宫掖不為搢紳驚惋不為逺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

不續者也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内同軌人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䁬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傳曰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五帝畫象而民知禁則書所謂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者也然則犯黥者皂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宫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之於市與衆弃之舜命臯陶曰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方乎前載事既叅倍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周人以三典刑邦國以五聽察民情左嘉右肺事均鎔造而五刑之

屬猶有二千五百焉乃置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司馬法或起甲兵以征不義廢貢職則討不朝會則誅亂嫡庶則縶變禮刑則放

傳曰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徂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詰四方奸宄弘多亂離斯永則所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者

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鋸薄刑用鞭朴自茲厥後狙詐彌繁武皇帝並以為往憲猶疑不可經國乃命車騎將軍守尚書令魯公徵求英俊刊律定篇云爾漢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光武中興留心庶獄常臨朝聽訟躬決疑事是時承離亂之後法網弛縱罪名既輕無以懲肅梁統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盡四年輕殊死者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皆減死罪一等著為常法

自是以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吏民俱失至於不羈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君人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務愛人故當為除害理務亦當為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制約令定法律傳之後世可常施行文帝寛惠溫克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除相坐之法他皆率由舊章天下幾致升平武帝

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數興百姓罷弊豪桀犯禁姦吏弄法故設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聰明正直履道握要以御海内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律少所改更天下稱安孝成孝哀承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元帝舊約穿令斷律凡百餘事或不便於政或不厭人心臣謹表取其尤妨政事害善良者傳奏如左伏惟陛下苞五常履九德推時撥亂博施濟時而反因循

季世末節衰微軌迹誠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宣詔有司悉舉初元建平之所穿鑿考其輕重察其化俗足以知政教所處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施之無窮天下幸甚事下三公廷尉議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不可開許統復上言曰有司猥以臣所上不可施行令臣所言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宣帝其所施行考合經傳比方今事非隆刑峻法不勝至願願得召見若對尚書近臣口

陳其意帝令尚書問狀統又對極言政刑宜改議竟不從及明帝即位常臨聽訟觀録洛陽諸獄帝性既明察能得下姦故尚書奏決罰近於苛碎至章帝時尚書陳寵上疏曰先王之政賞不僣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僣不濫故唐堯著典曰流宥五刑眚災肆赦帝舜命臯陶以五宅三居惟明克允文王重易六爻而列叢棘之聽周公作立政戒成王勿誤乎庶獄陛下即位率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

憲者繁於詐欺放濫之文違本離實箠楚為姦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夫為政也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因此時隆先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廣至德也帝納寵言決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鉆鑽諸酷痛舊制解祅惡之禁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獄法和平永元六年寵又代郭躬為廷尉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

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即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犯罪應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說各駁異刑法繁多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應經合義可施行者大辟二

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與禮相應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使百姓改易視聽以成大化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寵抵罪遂寢寵子忠後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二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雖時有蠲革而舊律繁蕪未經纂集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表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

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執厥中俾後之人永有鑒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折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竊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

為之節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左氏云雖有姬姜不弃憔悴雖有絲麻不弃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惟因萬幾之餘暇遊意省覽獻帝善之於是舊事存焉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故遼

東太守崔實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及魏武帝匡輔漢室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龎善否區别政簡刑清一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臨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

羣時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復之使羣申其父論羣深陳其便時鍾繇為相國亦賛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

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廏戶三篇合

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集類為篇結事為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

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

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因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弃市而輕枉者相繼是時太傅鍾繇又上疏求復肉刑詔下其奏司徒王朗議又不同時議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又寢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定刑制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給事黃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黃休荀詵等刪約舊科傍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難知者由於六篇

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與本體相離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刼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刼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産及諸亡印金

布律有毁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毁亡律囚律有告
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
律囚律有繫囚鞫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
考事報讞宜别為篇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
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
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財律盜律有勃辱强賊
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
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

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
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為法
故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
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
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
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
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

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黄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别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

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豬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絶惡跡也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

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弃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斷凶强無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是其後正始之間天下無事於是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中

領軍曹義尚書丁謐又追議肉刑卒不能決其文甚多

不載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

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

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

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

校尉何曾乞恩求没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

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

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

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此為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

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
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為永制於
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為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
陳羣劉卲雖經改革而科綱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
章句但取鄭氏又為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
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
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
楷潁川太守周權齊相郭頎都尉成公綏尚書郎柳軌

及吏部令史榮邵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衞宫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

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固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没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理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為奉常賜

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為郎中夫立功立事古今之所
重宜加禄賞其詳考差叙輒如詔簡異弟子百人隨才
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
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
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
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
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而成若一體焉刑名所以經
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

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其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也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

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賊賊

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理似故縱持質似恐猲如此之比皆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

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强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刼名其財為持質此八者以威勢得財

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

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頺在聲色奸真猛
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
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
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
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
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
贓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歐人教
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歐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

若得遺物强取强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使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

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故為勑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

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又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

此令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豈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解曰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

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謂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盜賊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

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

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髠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姧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宜用事便於政

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夫能者得奉聖慮行之於今比填溝壑冀見太平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世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以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至令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姧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

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又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曰夫天下之事多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恒制而後定先王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辨方分職爲之準局準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宫掖陵廟有水火毁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罰所加各有常刑云元康四年大風之

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㝢于時以嚴詔所譴莫敢據正然內外之意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望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邪十五處或是始瓦時邪蓋不足言風起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臣以權兼暫出出還便罷不復得窮其事而本曹據執却問無已臣時具加

解遣而主者畏咎不從臣言禁止太常復興刑獄昔漢氏有盜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文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八年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準之前訓所處

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荆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案劾難測搔擾驅馳各競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墻之内又即已滅頻為詔旨所問主者以詔旨使問頻繁便責尚書不即案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崇

禮大臣之望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産異刑之制案行奏劾應有定準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時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思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

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依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可行法乃

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

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執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内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

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弃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

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絶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乃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廼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

施一事㪟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
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
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
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
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
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
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
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

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常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隨輕重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

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令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

閑非故禮有典法有常防人之惡而無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闚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

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
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
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
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
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
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
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
事為斷耳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

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
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
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長是逃亡之主斬之
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孫而
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
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奸生矣秦網密文峻漢
興掃除煩苛風移俗易幾於刑厝大人革命不得不蕩
其穢匿通其圮滯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

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是以明罰勑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法禁滋漫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及帝即位展為廷尉又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於是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侍中紀瞻中書郎庾亮大將軍諮議參軍梅陶散騎郎張

嶷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没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奸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則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

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廼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若乃惑其名而不練其實惡其生而趣其死此畏水投舟避坎蹈井愚夫之不若何取於政哉今大晉中興遵復古典率由舊章起千載之滯義拯百殘之遺黎使皇典廢而復存黥首死而更生至義暢于三代之際遺風播乎百世之後生肉枯骨惠侔造化豈不休哉惑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人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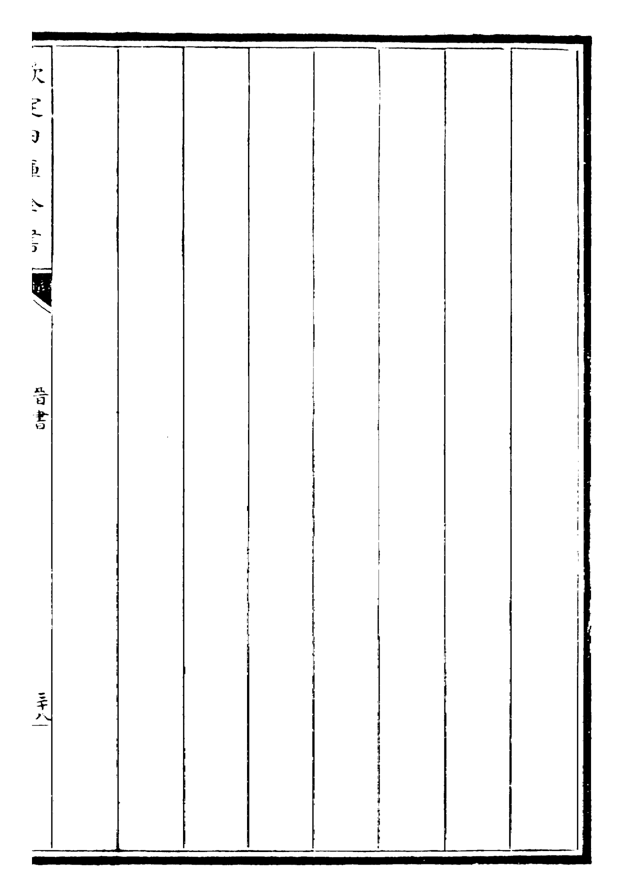
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顯誡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尚書薛兼等議以為聖上悼殘荒之遺黎傷犯死之繁衆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則率土蒙更生之澤兆庶必懷恩以反化也今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寛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蔽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

者殺則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郎曹彦中書郎桓彛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寛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寛刑蹈罪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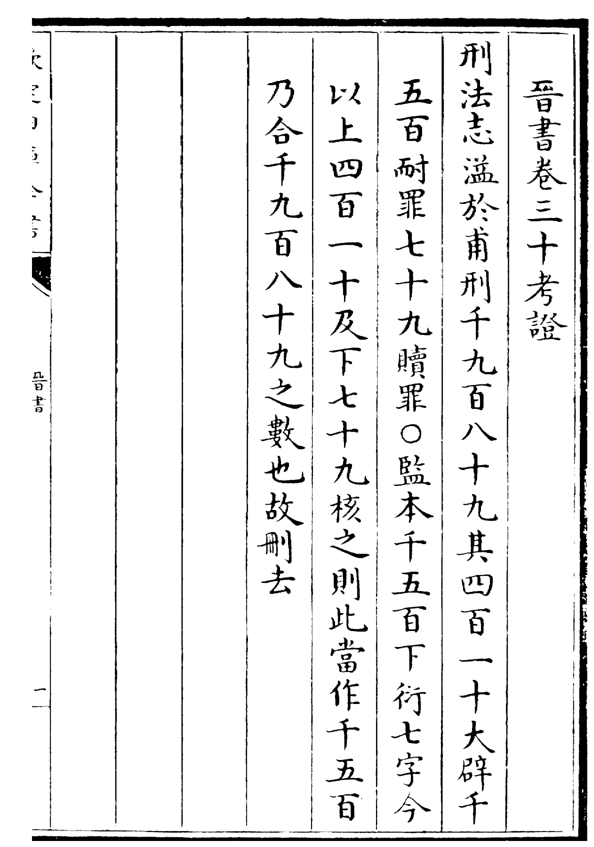
衆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因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

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寛縱疎密自由律令無用矣至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建邦立法弘教穆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長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流潤厲嚴霜以肅威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

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耻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奸況乎黥劓豈能反於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約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懸今英輔翼賛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㤙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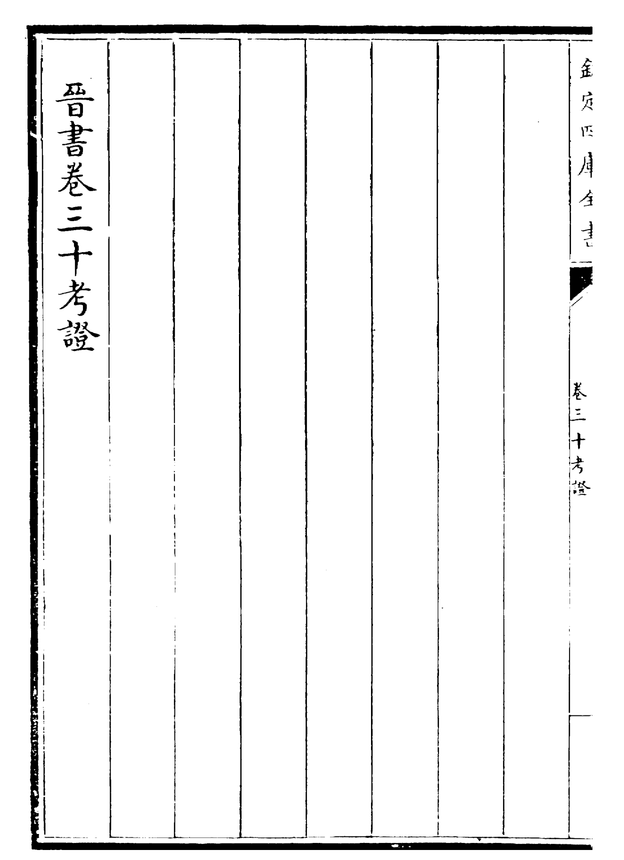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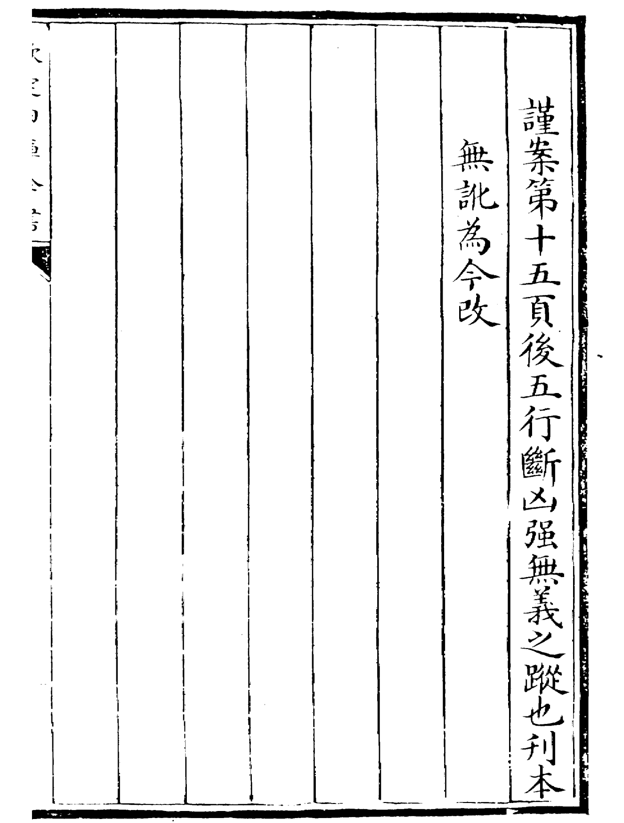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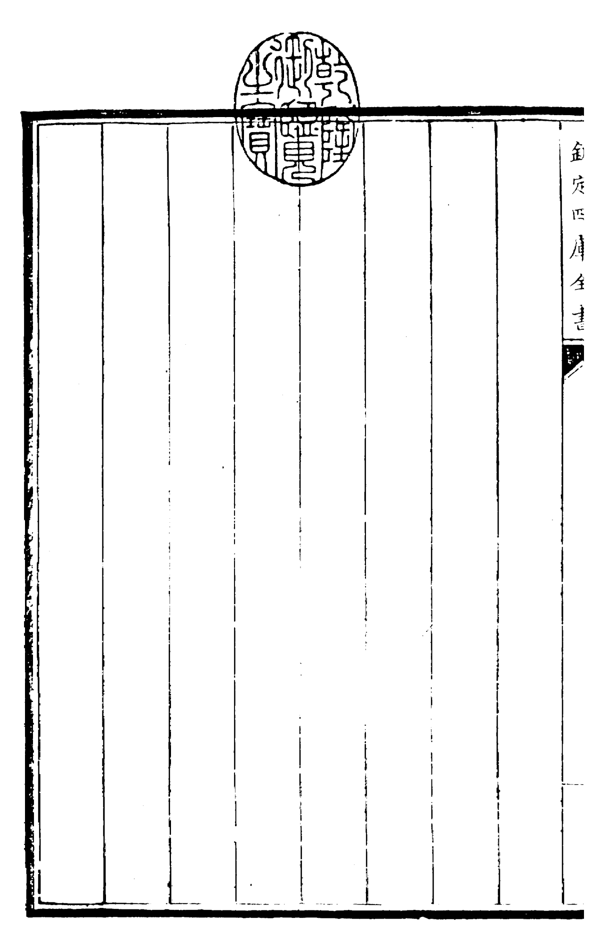
晉書卷三十考證

刑法志濫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監本千五百下衍七字今以上四百一十及下七十九核之則此當作千五百乃合千九百八十九之數也故删去


晉書卷三十考證



謹案第十五頁後五行斷凶强無義之蹤也刊本無訛為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徐松